

制埙人 张军： 心无旁骛处，自有知音来

记者 李尚文/图



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 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 联办



张军。

遇见

人生总有一些充满宿命感的时刻，比如张军与埙的故事，就是始于一个十字路口。

异乡的风卷着尘埃，掠过街角，20多岁的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山西太原的街道上，只有身后的影子知晓他的心事。“我才20来岁，有手有脚，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”彼时的张军已经尝尽了生活的艰辛，从工地搬沙袋到拉黄包车，每一份工作都很辛苦。他从宁夏西吉老家走出来，寻找年轻的梦想，可去了外面的世界也未必找得到方向。

不知不觉，身后的影子伴随着他，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红绿灯闪烁交替，人群车流纵横穿梭，匆匆忙忙间，一阵古拙苍凉的旋律，打破了城市的节奏，荡在张军的心底，悠远而深沉。

“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。”张军不由自主地循声而去，走到山西大学附近的103车站，看见一个人在摆摊卖一种圆鼓鼓的乐器。那乐器不过拳头大小，孔洞里淌出的音流似乎能让柏油马路都泛起涟漪。“我当时很惊讶，这不就是老家的泥哇呜吗？小的时候，我爷爷还给我做过呢。”那一刻，张军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，他抚摸着乐器表面的陶土，当即决定要拜眼前卖埙人为师，开始学习制作和演奏埙。

作为银川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埙传统制作技艺贺兰县级传承人，张军的匠心人生始于一段埙乐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在异乡寻回了儿时的记忆，一个小陶埙，勾连起家乡的黄土地，还有华夏礼乐的苍茫回响。从拜师学艺到独立制埙，他的窑炉中跃动着真诚的火焰，煅烧出古老的器与乐。

改进

“这都是2000年的事，那时全国也找不出几个做埙的人，知道这种乐器的人也是少之又少。”张军说，当时市场前景很不明朗——用一个小小的埙改变人生命运，确实太过理想化了。

“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，没怎么上过学，也没那么大的眼界，当时就遇到了这个埙，也只有这个埙让我心头一震，眼前一亮。”就这样，张军牢牢握住手中圆鼓鼓的埙，原想借埙改命，未承想自己改写了埙的命运。

传统的埙都是平口，张军一直按照这种标准制埙，直到有

定全身心投入埙的学习和制作时，爷爷却忧心忡忡。

“记得在老家山坡上，爷爷劝我别做这一行，说这泥巴糊的玩意要两百块根本没人买。我说一定要做，想用埙改变命运甚至下一代。”祖孙俩的争论无果而终。很多事，只有做了才有答案。

日复一日，张军跟随师父守着泥料堆，从制坯、修形、入窑到调音……工序重复千百遍，选择在窑火中淬炼成执念。后来，103车站旁换成了张军的身影，他带着亲手制作的埙，驻守在那个命运转折的站点。

一次，他在制埙时不慎将吹口处切出了一个豁口。当时他以为这只埙算是废了，心里有点可惜，便随意拿起来吹了一下，没想到那声音竟意外地好听。“一般平口的埙，低音浑厚，但高音不够清晰，灵敏度也不高，而这个带豁口的埙，高音一吹就上去了，灵敏度也更好。”这一发现让他欣喜若狂，之后便开始研究如何将这种豁口设计成一种新型的吹口。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改进，张军终于成功地将平口埙改成了U形口埙，不仅音色更加优美动听，而且演奏起来也更加轻松自如。

不器而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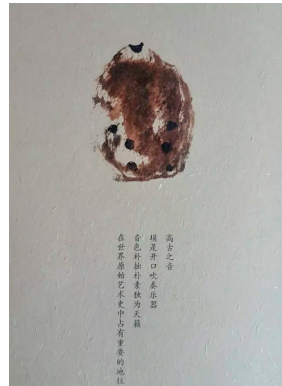
埙的声音古朴悠远，有穿透心灵的力量，而埙本身是一件器物，是一件无关衣食住行的器物，那么它就应该是不凡的样子。

泥巴的红褐色是张军工作室里的主色调，大大小小的埙错落于各个角落，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，照在这些埙的表面，自然的窑变纹理反射出不同的色彩和图案，有的像江河波澜，有的像山川叠嶂，有春花烂漫，还有星汉灿烂……埙乐未起，意境已至。

“以前不懂，还在埙上喷漆，喷得花里胡哨的，后来学了书画才发觉，这种自然的纹理是最好看的。”张军笑着说。

美是器物活着的魂。制埙期间，张军也追求其外观上的创作，学了两个月书法后，他曾试图在上面刻字，却被师父制止了，“他说我这个字还是别往上刻了。”于是，张军更加注重精进书法技艺，进而又研究绘画，久而久之，审美也跟着发生变化。这种变化体现在埙上，便是那浑然天成的窑变色彩。

“习武时知‘练武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’。制埙如武，功在审美，魂在器外。”张军的埙，凝练着跨界的“修行”。而他也坚信：心无旁骛处，自有知音来。



张军画的埙。



教学员制埙。



埙。